

汕头文脉【花地·海湾】

北回归线上的村庄

□陈伟家

北回归线穿越千年古村。潮汕环线一路山青树绿，汽车穿过华美山，眼前便是一派开阔的原野——桑浦山腹地和牛田洋。走出蛇莲高速口，莲塘、新寮、福斗等古村相连，人烟密集。一千多年前，人类的脚印在此拓地成片，漫长的乡村地貌似被雕刻粗犷、淳朴而布满履痕的古画。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年复一年用脚步丈量山高水长，在无数个关于农耕社会的四季更替中，历练穷则思变的渐进时光。

先民的汗水滋养起莲塘的名字，人烟辐辏形成池边烟。池边是莲塘的古称，一池之水源自大海，来自浩渺的牛田洋，莲塘围成村的宋元时期，避风塘即莲塘澳，村民称莲塘澳为“大池”。村北、东、西两道浅山峪口张罗起亚热带苍翠的山景，

桑浦山的苍莽地貌尽量屏蔽外界的烽烟。明清时期的倭寇、海盗纵横，肆虐宁静的乡土。那时的年轻人对于外界有着千百种想象，将几百年“长安虽乐，不如古居”的旧念挣脱开来，一个个敢踏风浪闯南洋，远赴广州、上海。宁静的乡村里，其时大户人家一如往日，随着晴耕雨读的日子，风里来雨里去干着农活的农人，热切地记住廿四节气里的农耕。

北回归线赐予莲塘温暖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。这里，有山坡地，有湿地水田，高土可种，中土可耕，低土可渔，勤劳的人民创造了鱼米之乡的生活图景。几百年来，满眼绿茵茵的田园年年呈现金灿灿的稻浪，海阔天高的土地上赋予炙热的故土情怀。人们在田地里劳作，背着回归线上的传统农活，创造了

“池边番薯”“牛田洋青蟹”等著名土特产。牛田洋田畴上翻滚的稻浪、遍地成畦的菜蔬、满架的瓜果，滋养一方人烟。农闲的水塘边，农人成了渔翁，他们在池塘撒网，在沟渠里捕鱼。海水退潮时，榕江滩涂上鱼虾跳跃。人们将满篓鱼虾带回家，吃不完就用竹筛晒干，鱼脯是餐桌上的好佐料。在穷困的日子里，家家户户将大菜（芥菜）卤成咸菜，一坛酸咸菜滋养一日三餐。田地里长出的萝卜，村里人用粗粒的海盐在磨钵里用力推搡，压出水分。这些粘着海盐的白萝卜铺在稻草上，在阳光中风干成菜脯（萝卜干）。咸菜、菜脯、番薯粥，养育万人大村。旧时闹饥荒，莲塘人有这土地的赐予，有番薯果腹，有咸菜、菜脯佐餐。

漫长的历史时光定格成乡村故

事。村北的沙土公路兴建了国道，人们走到城里去，发觉生活需要有更好的改变。随着高速公路的到来，金潮大桥架通南北，将榕江置于跨下，青年男女的恋爱由此情通南北，跨江达海。村里的老屋一夜之间被小洋楼团团围住，四面八方的行商在此做起水产、农产品的买卖，一夜之间村里汇集各地商贾，人与人的接触融合起南腔北调，与此同时，停车位上摆放着远道而来的车辆。这些远方来客，其脚步就如驻地先民的情状，有朝一日，他们都是敢将异乡当故乡的人。

千年的农耕传统延续以农为本的生活模式，农耕风貌一向旧我。后来，一批又一批青壮年走出乡村，归来带出另一面光景。在与外界的交流互动中，村里有了大规模市场，村里人竭思尽虑在图谋生活的改

变，开发现代农业，深耕水产养殖，兴建光伏电站。从前长满藤萝的番薯地和甘蔗林，正演绎物换星移的乡村活力。

北回归线标志塔伫立于桑浦山间，地理科学碑林掩映在山径树荫丛中，名家书法摩崖石刻，展示“北标窥日”的汕头胜景。羲和追日的传说固化为“夸父之亭”。夸父逐日失落的手杖顿成“邓林亭”。来自《山海经》的传说，耦合了北回归线的意绪，更是莲塘山海传奇的写照。一座古村的千年历史，正在形成磅礴的振兴力量。仁立在鸡笼山南麓的标志塔，远望桑浦山腹地上拔地而起的商业中心，注目骋怀，莲塘古村古屋，自石部寮连接到牛山头，坦荡如斯，现代生活与古村旧貌的反差，映现心灵的回归和无尽遐思。

春天真是好，它集中了人们对多数美好事物的想象。日暖风和，鸟鸣蛙鸣，花开叶长，它呈现了万物应有的美好。春天，总是那样热闹，很多人在春天里都是忙碌的，他们一路追着花开，一路追着景妍，欢欢喜喜地看过来，不觉之间，已行至春深处，不免会心生感叹，春天过得这样快呀！经历了一番热闹之后，才明白，原来所有美好的日子、快乐时光，过得都是很快的。

我喜欢百花盛开时的种种热闹，但我也从不避讳和人谈百花零落时应有的伤感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终究不能避免。而这两种情绪，就像是一张白纸的两面，你无法将其分开。你大概不会在看到花开时心生伤感，也不应该在看到花落时保持初见时的欣悦。面对一树的花开花落，这样的情感并不矛盾，但也难以兼容，能深思，慎用情，毕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。

在春天，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选择，有人看到花开，也有人看到花落；我们有时看到的是花开，有时看到的却是花落。这并不重要，无论花开花落，都是同一个春天。

天气转暖，我开始早起。每天起来后，去公园跑上一小圈，活动一下身体，晨间的慢跑，对于喜欢伏案的我来说，有诸多的好处。慢跑后，在精力上感觉好了很多。在慢跑时，我看到路边有一堆堆的香樟树叶，也有一堆堆的花瓣，浅浅的粉，淡淡的白。前面不远处，有几名环卫工人正在将那些落叶和落花扫拢，他们起得真早。那些花呢，落得也早，也快，好像才看到它们开的，不想在一夜之间，就纷纷地开始落了。那些花，来到春天的舞台，只是来报幕的吗？

路边，有晚樱、海棠、红叶李、棠梨、碧桃，树上还在开着花，树下的绿地上，也落了零零乱乱的一层花瓣，那些花，已经开得老了，残了，不再如初开时那般艳丽、骄傲了。岁到暮春，花也迟暮。

花的零落，是伴着花开的。在离单位不远的老城区，有一株高大的辛夷，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株白花辛夷。一树白花，开在初春的晴雨不定里，总让人觉得惊艳。在知道那株辛夷开花的时候，我特意去看了，只是远远地站着，生怕走近了，会惊扰了那一树花。我在想，在初春的寒意里，那些辛夷的花儿真是勇敢，竟敢开得那样不管不顾，一树的花朵，洁白如玉，如飞临枝头的一群春鸟，顾盼有姿，在风中，那样欢快。鸟是易散的，就像在冬天，聚集在门前电线上的麻雀一般，在大雪来临的时候，在电线上站成两排、三排，叽叽喳喳。早春的辛夷也易散，一夜风雨，那些花便从树上开到了地下。这几天，再去看时，辛夷已经开过了，一树的新叶，绿意蒙蒙，树上已难觅花朵了。那些新叶会渐渐茂密起来，遮住时光的一片阴凉，那些新叶也会落去，催开又一树的花开。

阳台上的两盆牡丹开了。清晨看的时候，还是花苞呢，下午回来，就看见牡丹开了。牡丹是在上午还是中午开的，我无法知晓，看着眼前花形硕大的牡丹，一盆深紫，一盆粉红，还是很开心，阳台上顿时春意满满。早开的山茶，花瓣已落了许多，收拢来，堆在花盆里，遮住了盆土，也遮住了那些盼望牡丹花开的日子。

今年，心里一直牵挂着一些事情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天天去看牡丹，不想，那些牡丹突然间就开了。看到牡丹花开，还是有一些欢喜，也有一些失落。花开了，离零落的日子就更近了，牡丹尤其如此。

看到百花开时，也会迎来百花零落的日子，花开花落间，应是一样美好的日子，一样安静的时光。如此，看见百花零落，又有什么不开心的呢。

光影之间

荔枝熟了 □陈壁生 摄



花开花落

□章铜胜

海上明月共潮生

□黄春霞

潮汕人重商。无论是漂洋过海的潮人，还是留驻本地的居民，都乐于在沟通有无间让生命飞扬流动。在汕头，临街处处是铺面。旧城中心的小公园——汕头百载商埠的地标性建筑，就曾经是百舸争流的港口。

小公园建于20世纪30年代，这片中西结合的骑楼建筑群如同巨大的扇贝，以汕头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大楼为主，与周边的安平路、升平路、国平路等骑楼和旧街形成“四永一升平”的巨大商业、居民区，盛极一时，像一座巍峨的楼船，带动四面八方的浪花。

我来到汕头定居，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那时候小公园是众人瞩目的中心。朝阳升起，照在百货大楼哥特式射廊与精巧栏杆上，在斑斓的玻璃窗折射出缤纷的喷泉。在斑斓的玻璃窗折射出缤纷的喷泉。在斑斓的玻璃窗折射出缤纷的喷泉。在斑斓的玻璃窗折射出缤纷的喷泉。

幼小的我最喜欢随母亲到百货大楼玩。在挨挨挤挤的身影里，陈放着各种商品的玻璃橱窗就像透透的花带。头上的钢索上，记录着各种交易信息的纸板被人娴熟操纵着，白鸽般飞来飞去。就像四处变幻着魔术的舞台。而我的目光，成了追逐着花香的蝴蝶。

随着商业带向新区辐射，人们的目光跟脚步转移到更加开阔的新天地。小公园搁浅在时光的海滩上。被渔网所遗忘，被藤蔓青苔争相拥抱，被风沙日夜侵袭。

汕头小公园，就开发价值来说，比不上郊区很多沉默荒芜的地面。如果视而不见，或是推倒改建，百年商埠留下的古雅文字就会渐渐湮灭。像很多历史遗迹一样，小公园挑战着人们的智慧，它的身影，就是无声的诘问。无数汕头人，走过环形的民国骑楼，凝视、沉思。他们的脚步，层层叠叠留在寂寥的街道上。慢慢地，一些零碎的思绪拼合成完整的版图。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汇聚，终于化成了响亮的潮声。

在一个阳光炽热的季节，小公园终于褪下残破的衣袍。许许多多的矫健身影带着轰鸣的机器跟成堆的脚手架，走进这片老市区。相关各个出口，被围堵围起来，透着神秘。那是人类的智慧、汗水与决心跟摇摇欲坠的骑楼们进行的谈判。穿着工作服戴着圆帽子的

工人就像是深山的采矿者，有条不紊地从时光那头发掘出精美的瓦顶、线条流畅的门窗，还有被彩色玻璃巧妙拼接的窗户，甚至是每一条细小的花纹、每一块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纹章。小公园就在他们的精雕细琢里，渐渐地脱胎换骨。就像在沉香木的香气中涅槃重生的凤凰。

偶尔，那些工人会从围墙里走出来。点燃香烟，看着头上蓝白的天空。黝黑的脸上浮现着淡淡的笑意。就像一个艺术家，看着手中的作品渐渐成形，眼里闪烁着自豪跟期待。

围墙撤走了，舞台的幕布拉开。垂暮的老人变回了青春的容颜。破碎的路面被铺上光滑的石板；残破模糊的线条变得清晰匀整，原来被发黑的苔迹跟裂痕分割的墙体像擦过的瓷器一般散发着光芒，歪歪扭扭的窗框与门楣前所未有地理直气壮，患风湿病的柱子挺拔如梧桐树。百货大楼重现雄风，周遭建筑整装待发，等着一声令下。久违的欣喜，在汕头人心中点燃。

跟着老骑楼一起苏醒的，还有散发着桑梓光彩的侨批，以及各种带着时代印记的照片。纸短情长的文字，寥寥数字，诉说着他乡游子的思念、对家人沉甸甸的责任、对家乡的润泽。模糊的照片上，镌刻着岁月风雨也吹打不去的爱国情怀。小公园久远的背景，如今被重

新冲洗上色，成为它华丽转身的伴奏与见证。小公园的前世今生，与这些文字典籍形影相随。因为它们，小公园才有了生命的轨迹，才有了不断延伸的红地毯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形形色色的小店铺纷纷进驻。老妈宫粽球、爱西干面、红桃糕等老小吃神采依旧。还有冰糖葫芦等外地新贵。这里展销有关小公园的艺术品，还移植带着浓郁风味的咖啡跟茶馆。各种小店如同蜂巢里的蜜蜂，心有灵犀地在店门装修上保持着跟大环境呼应的古朴，又变出各自的小特色。使得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在视觉的愉悦中，获得彩蛋般形影色色的小惊喜。我们听得懂小公园的话语，它的话语就是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。

晚上，百货大楼前的八角楼顶着明珠顾盼动人，骑楼内外星月交辉。人们在灯光里漫步，一如回到百年前觥筹交错、衣香鬓影的时光。

当然，它还留着很多空白，等着人们去书写。这片巨大的汕头胜景图，会随着岁月延伸到更加广阔的天地。

历史曾经意想不到地沉寂，又意想不到地以另一种姿态，在新的时空重现。古老剧目再次上演，依然可以这么声遏浮云、彩声四起。新生后的小公园正如海面上那轮光华照人的明月。它来得如此动人心魄。随着它一起升起，还有汕头大地风起云涌的豪情。



自然之门是我国建成的第11座北回归线标志塔。南澳县文广旅体局供图

巷陌深处闻书声（外一篇）——南砂行之卓峰巷

□铃儿

北方有胡同，南砂有巷弄。胡同有胡同的文化，巷弄有巷弄的传说。南砂有多少条巷？没有人认真地统计，据我所知的，只能说很多。纵横交错的巷子，是南砂版图上清晰的脉络。我熟知这些脉络，就像熟知自己手掌上的纹路。在这众多的巷子中，我走得最多的是青砖祠（即大宗祠）巷，因为少时在那里居住。其次是卓峰巷，读初中那些年每天必须经过，因为走这条路到学校的距离最近。

卓峰巷东西走向，从巷口自东往西而行，一落一落的深宅大院依次可见：明经第，卓峰山房，青岭流辉……每一个庭院都洁净、安静，一缸荷香把你带进深远的年代。

明经第是清同治年间明经进士林圣青公（南砂林氏二房金祖裔孙）的宅第，里面有优雅的“紫蓝轩”书斋。20世纪20年代末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报国学堂有四十多位进步青年在那里成立“竞光社”。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事，激扬文字，一时间“竞光社”成为那个时代南砂的文化沙龙。

卓峰巷之所以如此命名，是因为巷的末尾有一落潮州知府刘淮年题匾的书斋“卓峰山房”。南砂乡有三十多个书斋，“卓峰山房”是当时的最高学府，也是南砂的文脉所在。从山房里走出一批又一批南砂的名士，正顺应了卓峰山房主人林有仪公（时任龙川县教谕）办学的初衷：静读圣贤书，养成乡国士。山房在当时真正是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

卓峰巷最有价值的文物是位于“青岭流辉”大厝前埕的旗杆夹，一个六角形的雕有六面图案的石墩，上面竖着两截穿孔的石条，是用来竖旗杆的。有仪公为官之时，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拜旗仪式。儿时总见三五孩子攀爬在旗杆夹上玩耍。

喜欢这些巷道，是因为它的慢节奏、它的悠游。在这里，无高楼之逼仄，无车马之喧哗。云朵在树梢、在屋角随意停歇。鸟雀也不惧人，飞来飞去随意啄食。在这里，没有时间的概念。过去、现在或者未来，你可以随意穿越。你可以一直晃悠下去，也可以寻一处阴凉，坐下来打盹。

在这僻静的巷子里，弥漫着古代文人儒雅的气息，读书人的情怀随处可见：卓卓观书襟怀旷达，峰峦作笔阵英雄。古老的书斋，似乎回荡着童蒙的读书声，先生的戒尺在抑扬顿挫地敲打着书桌。

低头是一院子的落花、落叶在光影斑驳中，抬头是一巷子的蓝天、白云和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在这样的时空中穿行，你可以是人，是佛，也是仙。

在南砂所有的巷子中，若从个人的爱好出发，我最喜欢乌门巷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一提起乌门巷，就会想起南京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，然后就会想起刘禹锡那首大作：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我不知道王谢堂前的燕子是否曾飞来乌门巷。从南京到南砂，从乌衣巷到乌门巷，只是一字之差，它们会不会弄错？而且都是乌鸟的，很有可能错把他乡作故乡。杜甫说“朱门酒肉臭”，可见大户人家都是朱门的，我不明白乌门巷为什么叫乌门。乌衣巷是因为当时驻扎的军士都穿着乌衣，难道乌门巷的宅第都漆着乌门？历史已无从考证，也不想考证，我只想悠悠地在这条深巷里兜转。

从西社的兼租书屋右边拐进去，就进入一条通往民国以至明清时代的隧道，一落落成或被或完整的深宅大院，无不向你诉说着逝去的辉煌。振庐、钜庐、含碧小筑（已被改建）是近代的西式小洋楼，瀚外第、畊山别墅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深深庭院，则是古色古香，年代久远。大门楼、圆门、青瓷花窗、花巷、拜亭、镂空的内门、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、磨角头的嵌瓷，一系列古典元素扑面而来。在这些院子里穿行，就像走进一部黑白电影，人物、情节都会随着你目光所及而在脑海里闪现。我喜欢把自己浸润在过去的时光里，一个人，在荒草丛生的雨中，或者，在暮鸦归巢的黄昏，独自体味“雨打梨花深闭门”的寥落。数不清有多少次，就在这悠长的静巷中穿行，而巷的尽头，已是到了南社的镇合内（也是一落完整的深宅大院），紧接着就是有着“潮汕唐，皇官起”之称的陈氏家庙。在走出巷口的当儿，忍不住再回头眺望，却是“重门深锁野草生，乌门巷口夕阳斜”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

□铃儿